

试论谢灵运会稽时期山水诗的特色

褚友翠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 安徽 马鞍山243041)

摘要:谢灵运会稽时期山水诗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色。把山水林泉、湖光山色中感受到的妙理玄趣写入笔底,将老庄玄理和山水清音融为一体。不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山水美景,且能够从平易中透出韵味,笔触特别细腻。以游踪为线索,将感情的变化贯穿其中,或隐或显多层次多角度刻画山水。

关键词:谢灵运;会稽;山水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2-0068-04

诗中写景并不自谢灵运开始,在他之前的玄言诗以及山水成分很多的兰亭诗中,就有大量的山水景物描写。这些诗中的山水主要还是作为体道悟玄的载体出现,至谢灵运则把山水大量自觉地运用于诗歌中。其作品神虽通而貌迥异,构思精巧,为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艺术基础。王士稔评曰:“迨永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务穷幽极渺,挾山谷水泉之情状,昔人所云‘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者也。宋齐以下,率以康乐为宗。至唐王摩诘、孟浩然、杜子美、韩退之、皮日休、陆龟蒙之流,正交互出,而山水之奇怪灵困,刻露殆尽;若其滥觞于康乐,则一而已矣。”^{[1]15}

谢灵运的山水诗,人们多注意永嘉时期的创作。永嘉的山水诗在谢灵运创作中当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谢灵运一些著名的山水诗作品,如《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等,都作于永嘉时期。

但是,也有很多山水诗是他在会稽时写下的。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田南树园激流植援》、《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由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隐居会稽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

的重要时期。

更重要的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一些重要特色,在他的会稽时期创作中都有突出体现。

会稽时期写的山水诗,和永嘉时期的山水诗相比,更带有一种闲适的情调。在永嘉,山水游历是因“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宣泄政治郁闷的成份很多,这时期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宣泄的情绪在内。谢灵运在会稽游历的心境和在永嘉不同,他以“有终焉之志”的心态在会稽交游,对山水的态度不是宣泄而是观赏,游历的范围遍及会稽的每个角落。与他交游的多为隐士,“四友”之间又以“文章赏会”,互相切磋。可以这样说,会稽隐居是谢灵运心无旁骛,全身心地创作山水诗的重要时期。他的作品被当时士庶争相效仿,甚至“名动京师”。这些都是具有“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2]94}特质的山水诗篇。在永嘉,他每每提及“羁旅”、“羁心”,显然是以异乡人自居。异乡的山水未尝不美,但总不能平心静气地欣赏,因为他放不下那颗异乡的心。他必须不停地寻觅、开辟,“晨旦索幽异,放舟越迥郊”,似乎只有那些幽深特异的地方才能让他躁动的心暂时安顿下来。而回到始宁,一切都不同了,那里是他的家,不必匆匆寻觅,大可从容玩赏。

收稿日期:2008-09-08

作者简介:褚友翠(1972-),安徽和县人,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作者的笔触不再那么促迫、焦急,而是变得舒展、轻快起来。《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云:“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人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没有迷踪的深林,没有幽峭的峡谷,一塘荷花,几丛菱角,再点缀些许水草,就足够让诗人消磨一天的了。不必苦苦求索幽异,普通的晨昏变迁皆能使人悟出山水的情味。这样的作品在其他时期是找不到的。

谢灵运在始宁曾居于田南。元人刘履在《选诗补注》卷六中说:“灵运既卜居田南,时复泛舟湖上,往游旧居。”^[36]由此可知,这是他隐居田南时写的一首颇有田园意味的诗作。近处树槿为墙,远处几抹青山,门前江水流过,时有清风袭来。这景色,比之永嘉诸作,确乎平易多了,可读来却格外有味。关键在于作者是以故园心眼把玩家山风光,自然少了一丝焦灼,多了一份安逸。“中园”句极写居所远离尘世的清静空旷,“激涧”以下八句则写他在田南辟园插篱、汲水种植、幽栖养病的生活情形。与在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纵为娱,有终焉之志”的心趣相投。最后四句表达愿望,那就是与友交结赏游,清心修养,以达到老庄物我皆一的境界。整首诗洋溢着尽山水之乐轻松愉悦,是谢灵运隐士情怀的真实写照。

一、寓玄理于山水

山水寓道,把山水林泉、湖光山色中感受到的妙理玄趣写入笔底,把老庄玄理和山水清音融为一体,是谢灵运山水诗的特色。这一特色,在会稽山水诗中有突出体现。

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石壁,为东山之一峰,在今浙江上虞县上浦一带,这是写会稽山水的名篇。同样是全景描绘,细腻勾勒而又清朗澄澈,而“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将人在观照山水时冥合自然的玄理,化为山水能娱人心性的乐趣,使得枯燥的玄言变成了富有趣味的诗境,出语潇洒隽咏。他又说:“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一时心情的烦忧被玄理扫荡而尽,在自然景

物面前,是心与物契、情理一致。

如《登石门山最高顶》:

疏峰抗高馆,对岭临洄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

石门山在今浙江嵊县。诗人先是铺叙他在石门山的见闻,远峰高馆、对岭洄溪、长林密竹、泉响猿啼,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安宁,我亦以虚寂之心应之。在物我的回响交流中,物我、物物的界限被取消,万物与我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一切如庄子所说的“相忘于江湖”,于是,世俗的一切杂念荡然无存,生死荣悴也都化除。因此诗人后面写道:“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正是诗人于山水观照中得到自我超越的心理写照。山水景物化为高度思辨与心灵体验的对象物。诗中提炼的理语则是他观照山水自然情感活动过程的抽象审美感受的升华,体现出通过感应万物进一步把握“心”的虚明恬淡,获得人生的解脱和感悟。

二、透韵味于平易

谢灵运会稽时期山水诗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他不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那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山水美景,更主要的是他的山水诗往往能够从平易中透出韵味,笔触特别细腻。

不但模山范水毫厘毕现,而且特别善于捕捉时光、节候幽微的变化。且以《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漱,茂林修竹》中的几句为例:“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早闻夕飏急,晚见朝日曛。崖倾光难流,林深响易奔。”观察之细微,铸句之警策,皆令人叹为观止。“俯濯”一句,萧涤非先生曾评为“奇绝”。“盖所谓俯濯,乃指猿影言,非康乐自濯也,此句虽在上,而其主格乃在下句,康乐当先见潭底之影然后仰视耳,若此之类,非细参,便易抹煞前人好处。”^[41]康乐诗心之细微,于此可见一斑。至于“崖倾光难流,林深响易奔”,更有惊心动魄的效果。陡峭的山崖,无法挽留那最后一抹夕阳;树林深邃,即连其中的声响也神秘起来,流转变幻,不愿为谛听者少作停留。何等留恋,何等孤寂,种种心绪都在这精细的叙写中跃然纸上。

三、交代游踪 多重刻画

谢灵运山水诗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注意交代游踪,以游踪为线索,将感情的变化贯穿其中,或隐或

显多层次多角度刻画山水。这一特点在会稽山水诗中也有突出表现。

如作于会稽的《过始宁墅》：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缙磷谢清旷，疲薶渐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粉楨，无令孤愿言。

始宁是谢灵运的祖居庄园，这首诗是谢灵运被贬永嘉途中回会稽稍住时写的，是他现存较早的一首写于会稽的山水诗。诗的前四句反复陈述自己本性耿介，进入仕途有违初衷，对自己没有坚持初衷感到惋惜。紧接着开始写景。在“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的景象明丽清静中，诗人又很自然地转入到归隐之想。这样，全诗由情到景再到情，作者的郁闷之情，潜注于精美的景物描写之中，形成了由情到景再到情的表现形式。

在谢灵运创作于会稽的一些作品里面，我们感到，诗人明显地“动”了起来。诗人不再从单一的视角张望，仿佛自己游离于景物之外，相反，作者走进画中，让自己成为山水的一部分。比如《由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迢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俛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濛。

谢灵运在会稽有南山和北山两处居所。《山居赋》云：“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经巫湖中。”又说：“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四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可见其面积是相当大的。这首诗就是谢灵运游南北山居后写的。在这里，舍舟、停策、俯视、仰聆，不再是单纯的眺望，作者越来越深入山水之中，他的行动也因而成为契合周遭景物的重要因素。

再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陁岵。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

谢灵运在《游名山志·会稽郡·神子溪》中说：下申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涧数里。”南山有谢灵运的居所，因此，斤竹涧当离他的别业不远。该诗作于会稽，描写的是斤竹涧周围的山水景物。

万方数据

全诗写沿溪而行的所见所想，思古忧独，最后又用玄理自我解脱。起笔先刻画了晨初幽微中渐显明丽的景物，萌动游兴，接着以叙述方法先写越岭，再写缘溪，排笔而下。峰回溪转后，忽见“蒨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浅”，别开一番清秀开朗景象。于是佳兴飞动，浮想联翩，“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惟自然美景为我真赏，世事万物均为外累，终于超升到庄子所云的同物我，一是非上。出游前迷惘而渴望冲破这种迷惘的心境，蕴藏在起笔那幽微中渐见的明丽仕境中。诗中，作者与山水有了情感交流。他要亲身体验山涧的厉疾，栈道的绝险。他非但攀林摘叶，亦且企石挹泉。他与自然变得分外亲昵。交待游踪也不再只是“例行公事”，而是成为推进作品的必要手段。这是会稽时期山水诗的重要特色。

最能体现谢灵运按游踪创作山水诗的作品是《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四章。不仅如此，谢灵运在会稽的山水诗所具有的三个特点也体现在该诗之中。诗云：

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轸。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顾望脰未悛，汀曲舟已隐。

隐汀绝望舟，鸶棹逐惊流。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游。日落当栖渚，系缆临江楼。岂惟夕情敛，忆尔共淹留。

淹留昔时欢，复增今日叹。兹情已分虑，况乃协悲端。秋泉鸣北涧，哀猿响南峦。戚戚新别心，凄凄久念攒！

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傥遇浮丘公，长绝子微音。

《游名山志·会稽郡·强中》云：“桂林顶，则岷尖强中。”《宋书》本传载谢灵运于永嘉五年再度辞官回会稽时，与朋友们“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次年“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由此可知，这首诗作于谢灵运在会稽的那次远游。从诗的题名来看，是与“四友”的“赏会”之作。

诗首章描写在强中与惠连等依依惜别的情形，强中在嵊县。“酸”喻指离人心中的凄苦滋味，“修眇”指旅途的漫长，和下章的“千里游”同义。诗人痛苦的不是长途漫漫，而是伤心如此消遥游历的路途中，好友却不能相随。次章转入对旅途经过的叙述，也有对与友人在一起“淹留”的追忆。第三章，触景

生情,借途中秋天的景物抒发对友人的思念。作者选取了北涧的“秋泉”和南山的“猿鸣”,写出了秋天的肃杀。最后一章转写与强中以后行程的安排。“攒念攻别心”是说萦绕难去的旧时思念和新近离别的愁苦心绪纠缠在一起,“还期那可寻”抒发了对日后与友人难以再见的担忧。

全诗以别情为情感暗线,以行程为明线,情景交替,抒发了谢灵运对友人深厚的依恋之情。综观整篇作品,毫无玄理,仅有的一点玄言的影子出现在篇末,“傥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浮丘公是接王子乔登山成仙的人。《列仙传》载:“王子乔好吹笙,作风凰鸣,游伊洛之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1]也只是用来表达对友人的追念赞慕,寓情于其中,完全没有东晋以及永嘉时期山水诗中玄言的枯燥无味。

由于将游踪纳入通篇的布局之中,谢灵运的山水诗笔调更加迅捷,富于动感,诗中景色因而产生了流转不息的韵律之美。也正由于有了一以贯之的线索,作者能够更好的从宏观上把握山水,笔下的山水给人以混融的感觉。

谢灵运山水诗思想艺术特色的形成,既有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外在的个人经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就文学内部而言,谢灵运山水诗的成就,离不开前代诗歌创作的积累,其中包括山水诗萌芽时期的艺术经验,无疑给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以丰厚的艺术营养。就个人经历而言,永嘉时期

的山水之游,无疑也是激发他山水诗创作灵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最值得重视的是,不能忽视会稽的历史文化氛围对其山水诗的作用。谢灵运生于斯长于斯,在这个文化氛围中度过了他童年的重要时光。两次隐居会稽,会稽的秀丽山水,那种自然美的氛围,深深地浸染着他。东晋人在会稽的山水之游,清淡之风,刚刚过去不久。佛教也好,道教也好,清淡也好,会稽都是一个兴盛之地,谢灵运的祖上就是在会稽这片土地上隐居清淡,谢安他们都是。这不能不给谢灵运以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氛围中,他接受玄学佛学思想,在山水诗中融入玄理,在诗中表现优游闲适情思,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细细的探求山水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艺术技巧,都是很自然的。会稽文化氛围是谢灵运山水诗成长的丰厚土壤。

参考文献:

- [1](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M].戴鸿森,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2](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M].周振甫,译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元)刘履.凤雅翼·卷六·选诗补注[M].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1986.
- [4]萧涤非.读谢康乐诗札记[M]//葛晓音.谢灵运研究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汉)刘向.列仙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高 焯

On Features of Xie Lingyun's Landscape Poetry during his Stay in Kuaiji

Chu Youc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Ma'anshan Teacher's College, Ma'anshan 243041, China)

Abstract: Xie Lingyun's landscape poetry during his stay in Kuaiji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distinct features: first, he wrote about the profound philosophies and metaphysical pleasure he perceived from the landscapes, and turned Laozi and Zhuangzi's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and the landscape beauty into an integral whole; second, he not only vividly depicted the landscape of "a thousand cliffs vying for beauty and ten thousand streams competing for paths", he could also present charm out of seemingly ordinary objects with exquisite description; third, with his travels as the thread, he followed his own emotional changes in his poetry, and distinctly or indistinctly depicted the landscape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on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 Xie Lingyun; Kuaiji; landscape poetry

试论谢灵运会稽时期山水诗的特色

作者: [褚友翠](#), [Chu Youcui](#)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 安徽, 马鞍山, 243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2)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5条)

1. [王士禛](#), [戴鸿森](#) [带经堂诗话](#) 1963
2. [刘勰](#). [周振甫](#) [文心雕龙·物色篇](#) 1981
3. [刘履](#) [风雅翼·卷六·选诗补注](#). [四库全书本](#) 1986
4. [萧涤非](#) [读谢康乐诗札记](#) 2001
5. [刘向](#) [列仙传](#) 1990

相似文献(3条)

1. 期刊论文 [程怡](#). [CHENG Yi](#) [晋宋间山水诗兴起的原因](#)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7(5)
晋宋间山水诗何以勃兴, 一个世人忽视而其实却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功利性很强的天师道养生术, 以其近乎怪诞的“实践性”, 将人们引向了自然山水. 这一宗教信仰在东南滨海区域的流行, 对聚居于三吴腹心会稽郡的士族的生活方式、交友方式,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谢灵运之所以赢得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声名, 跟他出身于东晋数一数二的豪门谢家、代表着士族文化的精神气质, 跟他家族所属的天师道上层教派的信仰、养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以及交游过从、跟门阀士族衰落之初的心有不甘的情绪, 有莫大的关系.
2. 学位论文 [王淑娟](#) [谢灵运浙地山水诗文创作](#) 2006
谢灵运, 字康乐, 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 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年(公元433), 祖籍陈郡阳夏, 出生地为会稽始宁. 谢灵运一生基本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 正是在家乡隐居的过程中, 他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 成为山水诗的奠基者.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在隐居浙地时所作, 极为真切的反映出他在隐居时期的思想状态, 以及对于政治的复杂感情, 这与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遭遇密不可分. 作为山水诗的开创者, 他的山水诗在写作技巧上也别具特色, 正是在他的引导下, 山水诗慢慢走向成熟.
3. 期刊论文 [姜剑云](#). [Jiang Jianyun](#) [谢灵运与钱塘杜明师](#) - [中国道教](#) 2005(3)
“杜明师”其人 谢灵运最早接触并曾长期相处的方外之人是“杜明师”. 钟嵘《诗品》曰:“初, 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 是夕, 即灵运生于会稽. 旬日而谢玄亡. 其家以子孙难得, 送灵运于杜治养之. 十五方还都, 故名‘客儿’.”钟氏此语, 出自南朝宋刘敬叔《异苑》.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2015.aspx

下载时间: 2009年10月23日